

·文化符码· 这些伤痕会像文化里的暗码一样,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

成人世界的暴力和攀比

文/张斌璐

孟子说过,见孺子入井而不动恻隐之心的人,和禽兽没什么两样。现在有一家幼教机构居然对二岁的小孩子大加虐待,当然会激起强烈的民愤。在视频铁证面前,当事人无可辩驳地受到了千夫所指,也把相关的一系列潜在的社会问题放到了公众面前。事件被曝光后,相关机构背后的一系列资本瓜葛也遭到了全面的披露,这让人们尤为愤怒。我们仿佛又听到了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里的呐喊:救救孩子。

与此同时,另外一桩和孩子相关的事件也在持续发酵。在一个家长微信群里,有关建立家长委员会的讨论,却成为了家长们显示各自身份优越感的舞台。借着孩子的平台来进行攀比,这似乎也是一个越演越烈的趋势。同样,这也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。

两件事情看似毫无关联,但仔细想来,若不是以孩子为事件主角,似乎也不至于成为如此的热点。成年人之间的暴力并不罕见,而成年人之间的互相攀比更是比比皆是,可见孩子才是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。

其潜在的台词在于,我们拥有这样一个普遍的

共识:既不希望孩子们生长在一个受到欺凌的环境里,也不希望孩子们生长在攀比炫富的风气里。用简单的话来说,我们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,这种健康既包括基本的物质和安全,也包括教育和价值观的教导。

问题是,这种美好的愿望常常受到现实的无情打击。你能够想象一个常见仇恨和暴力的成人世界,能提供给孩子们一个没有暴力和充满爱的环境吗?还是说,对成人的暴力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宽容,但对于孩子的暴力则应当毫不容情?

除了个人素质,也许那个虐童的教师,在幼年的时候也曾受到过类似虐待。问题是,有些虐行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正当的教育方式,“棒下出孝子”不是始终被当成古训在加以传扬吗?在家庭内部,面对孩子的暴力到今天仍旧被视为正常的教育手段,有几个小孩没有被父母粗暴对待过?但又有多少父母意识到这种暴力是过分且违背道德的呢?

孩子无疑是弱者,但弱者不仅是孩子。当暴力实施的时刻,遭受暴力的一方就是弱者。只要恃强凌

弱的文化尚未终止,那么针对孩子的暴力会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演。同时,又有多少暴力不是假借热爱之名而发生的呢?“爱之深恨之切”不也是一句常用的托词吗?

暴力和财富,是我们现在每天所看到的新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主题。成人世界里常见暴力,就会有人将暴力转向于孩子。一个饱受暴力欺凌的孩子,假如没有得到良好的心理引导,暴力的基因也会在他的心里扎根。成人世界热衷于攀比财富,孩子有可能摆脱互相攀比的影响吗?这些伤痕就会像文化里的暗码一样,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。

这些文化上的恶习并不是一夜间就能得到解决的,但成人要意识到问题所在,逐步改善这一状况。面对暴力事件的时候,抱有良好而健康的观念,而不是当鲁迅笔下的“看客”,这似乎不难做到。相比之下,让成年人不攀比反而要难得多。但是,真要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,也只能靠着成人世界真正良好起来,才能够实现。除此之外,没有别的办法。



张斌璐 文学博士,目前从事文化和文学批评。

·无限杂思·

人不能经历历史,也不能经历未来,而只是经历“现在”,因此,现在既是现实的在,也是意义的源头

“现在”是什么

文/刘洪波

让我们说说“现在”。如果我们不把“现在”作为一个对象来凝视,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词语,但如果我们真的来追问一下“现在”是什么,马上就会觉得犯难。

这跟时间这个词相似,但两者又很不一样。我们给时间下定义时感觉困难,是因为时间几乎可以说是最基本、最原始的概念,所有用来定义时间的那些概念,后面都已经包含了“时间”,都隐含着“时间”,时间是这些概念的前提,于是用这些概念来说明时间,就是用时间来定义时间,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同义反复。

给“现在”下定义之难,在于“现在”作为一种被感知的现象,既很明确,又总在变化之中。我们生活在“现在”之中,但现在几乎总是现在,现在可以被体味,但不可被论说,论说之时,现在已成为过去。一个“现在”有多久,无法量化,但我们又很难说一段时间有无限多个现在。如果一秒钟包含了无数多个“现在”,那么现在就被分割成了不可感觉的时间沙粒,于是现在也就消失了。

最长的“现在”是多长,最短的“现在”有多短,难以给出答案。有人把1分钟叫现在,有人把1个小时叫现在,有时说“我现在有空,你现在就来”,那么这个“现在”是多久?现在是很短的时间段,也可以是相当长的时间段。但所有人都知道,现在和过去、未来大不相同,现在分隔了过去和未来,现在是未来向过去的过渡过程。现在近似于时间上的一个点,一个当前的点,只是这个点绝不是没有长度的,但同时又是长度不一致,也不能统一设定的。现在可能是一个瞬间,但又不同于瞬间,瞬间是指时间的短,而现在是指时间的“正在经历”,它可能短,也可能不短。

如果每一个时刻,当我们感觉到它的时候,它就是现在,那么现在就只是一个心理概念,有的物理学家正是这样认为的。他们认为,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过去,在相对论中,“同时”之所以成为一个可疑的事情,在于事物到底发生于何时,是否同时,依赖于参照系,而不同的参照系,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观察者,可理解为不同地点的眼睛对事情的观察。在量子力学中,“现在”更是变成了一种将可能性转变成“事实”的一次突然变化,因为在观测之前,量子并没有确定的位置而只有分布概率,物体的位置和速度不能同时确定,物体没有确定的运动轨道,这就是说,在测量之前,物体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,测量之后,它在某个位置存在或不存在才确定下来,这样,“现在”不只是一个时间,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行为,“现在”之前一切不定,而“现在”则使多种可能性,概然性突变为确定性或者事实。

这些,都与我们经验里的“现在”形成了很多的差异。我们虽然无法说清什么是现在,但我们经历一个个现在并且在确定的意义使用它,并且能够形成相当大的“现在”共识,当我们在交流中说“现在”时,参与交流的人一般不会对什么是现在产生疑惑,就能够确切地进行关于“现在”的各种交谈,执行关于现在的各种指令。现在伴随了人的一生,许多人共享了现在,有着共同的现在。牛顿和我们没有共同的现在,他属于过去。霍金与我们有共同的现在,他活着,我们也活着,有一段共享的时间。爱因斯坦与他同时生活的人有共同的现在,在他死后,他的全部现在都结束了。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经历的“现在”,每个人的的一生是他的“现在”的总和。当他活着,他才可能有“现在”,现在就是现实的“在”,一种现实的存在状态,当他死后,他就没有“现在”,在他降生之前,他也没有“现在”。生前死后,他不在”,说他在,就是不现实。但活着,是拥有“现在”的条件,但现在是不曾被计数的,也是无法计数的,我们从来不说“一个现在”“两个现在”,而只说“现在”,现在就是正在经历的一种唯一性,而且上一个现在与下一个现在之间难以明确分隔,而且不可能同时。人们共同经历某一段时间,也融为一个现在,而不是两个现在。“他人即地狱”,是一个取消人与人之间共同性的绝对判断,大概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,才能把同一个时间分成“两个现在”。

现在、过去、未来的区别,早为人知。过去不再来,未来不曾来,现在摆渡了时间,但现在作为摆渡者,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流逝,不是单纯的自然过程,而是经由人、人的感应、人的作为而使未来变成过去,这不仅表明现在是一种人必须参与的时间,也表明时间经过人而产生意义,但我们虽然不能说,在没有人,时间就不存在,否则宇宙一百多亿年的历史就得取消了,但就意义的生成来说,时间是由于人的尺度的加入才具有价值的。

人不能经历历史,也不能经历未来,而只是经历“现在”,因此,现在既是现实的在,也是意义的源头。但人又不是被现在所拘禁的,思想尤其上下贯通,于是赋予历史、未来以重大的意义,这种意义赋予甚至超过了对“现在”的重视,这又解释为人的伟大与庄严。



蓝紫青灰 植物爱好者,已出版十部长篇小说和散文集。

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,本报评论员,高级记者。

·陌上影事· 人与人之间可以靠尊重、理解与自省完成观念的跨越,而成长,即便在90岁时也不该停止

《相爱相亲》的成熟,也是张艾嘉的成熟

文/陈陌

作为导演的张艾嘉愈发成熟了。这句话用来形容一位64岁、入行40多年的女明星听上去有点荒谬,但《相爱相亲》中的张艾嘉,的确展现了罕见的女性创作者的成熟气韵。不仅在那些情感起伏的自然段落、丰富细密的细节纹理里,面对人的种种执念时,她的理解与包容,更隐含着以守护为主题的母性内核。

故事主线是一位年届退休的中年女子岳慧英,在母亲去世后,想将葬在老家的父亲移城里,让父母合葬。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,父亲有个包办婚姻的太太在老家,这位姥姥将只相处过短暂光阴的丈夫的一切视作精神寄托,坚决不同意迁坟。此时,与母亲经常起冲突的外孙女薇薇,对孀居多年的姥姥产生同情与好奇。一次闹闹的家庭纷争里,三代女性的婚恋观念交织碰撞,都经历了对自我价值与情感意义的思考。

作为女性导演,张艾嘉一直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。早期的《少女小渔》(20 30 40)和前两年的《念念》,都着力刻画女性在文化冲突、代际沟通中的迷茫与痛苦:孤独无助的少女如何在移民环境里挣扎;每个不同生理阶段女性遭遇到的生活问题;身负代际创伤的女性,面对生育子女的恐惧,等等。

对于这些角色,张艾嘉有深刻的共情与观照。制作《少女小渔》时,原定的合作者只看到小渔

穿梭在地下工厂和狭小公寓中的生活表象,对她的孤独与彷徨毫无共鸣。但她懂,“我一到纽约,我就觉得自己是小渔”。于是干脆请李安写男性部分,自己来写小渔的心情。电影中小渔的矛盾与期待,都来自她的神经末梢颤动。

这部《相爱相亲》初创时,编剧提交的原始故事围绕着年轻的薇薇展开,张艾嘉则强化了岳慧英这个角色,用解构她为三代女性的冲突与和解增加了戏剧性,也架好了桥梁。

一个生活井井有条的中年女性,为什么对父母合葬这件事满怀执念?她正在经历生命的丧失阶段:事业告终、女儿离巢。守护父母美好爱情,就成了她对自身价值的打拐。

其余两位女性也是同样。为什么姥姥会对遗弃自己的丈夫一往情深?保留着纸张黄脆的情书,记着半世纪前某天他寄来让她做件新袜子的5块钱。为什么薇薇会在浪迹天涯的摇滚歌手上找到情感寄托?

如何确定自身价值,是每代女性都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。观念与规则不断更迭,每个人都免不了被身处的时代洗礼。但表面上那些不同的规则与取向,真的重要过基于共情的理解与温暖的情感?

用代沟或三观不合为关系画上休止符是时下流行的粗暴。张艾嘉捅破这道纸墙:爱没有固定的定

义,人与人之间可以靠尊重、理解与自省完成观念的跨越,而成长,即便在90岁时也不该停止。

在这部电影里,张艾嘉还展现了她游刃有余的叙述能力。

除了三段互相映照的女性故事外,电影中有许多闲笔。送走妈妈的那天深夜,慧英回到家,开始做妈妈教的辣椒酱。摇滚歌手阿达在帮姥姥整理屋子时,躺进她为自己准备的棺材里,突然眼角湿润。电视台为了获得关注度,不顾当事人感受而着力渲染他人的家事……

这些柔软、细腻的细节,像温暖的天鹅绒包裹着主线,又像无数深入土壤的触须,为它沾一沾现实的泥土。

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深挖成现实画卷。但她点到为止,保证主线的完整,又为故事接好无数与现实相通的枝节。与其说这是一种创作技巧,不如说这正是成熟之后的张艾嘉风格。

《相爱相亲》拿到了金马奖七项提名,今年恰恰也是张艾嘉作为金马奖主席的最后一年,她在送给所有提名者的礼物上写了一句话:“我才不过是64岁,跑起来,路仍长。”

看完这部电影走回冬日暖阳下时,我也这样觉得,路还长。



陈陌 专栏作者,影评人。

·辩行记· 直斥对手诡辩,其实是最偷懒,也最不聪明的做法。正确的应对,是揭示“诡”在何处

怎样破诡辩

文/周玄毅

指责对手“诡辩”,是辩手最大的耻辱。

辩而“诡”者,必然是因为有错。而在道理的对决中,你的对手出错,你居然不喜反怒,这不是很奇怪吗?想象一下,如果是武士对决,对手现出一个破绽,你肯定不会跺脚骂街,曰:他“诡”打!你会心中一喜,赶紧占便宜,对不对?

那,为什么你又会说对方“诡”辩呢?——因为你觉得他错,可是你说不清楚,你觉得打不过他,你吃亏了。这才是“你诡辩!”这句话真实的潜台词。

比如说,辩论里经常会有人觉得对方类比不当,但是又说不出不当在哪儿,只好愤愤地说:“你诡辩!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!”问题是,到底为什么不是一回事,怎么就不能比较了,这是你的论证义务。人家划下了道,你却不能接招,自己觉得义愤填膺,别人看起来却是气急败坏。

举个具体的例子,辜鸿铭有个著名的类比,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,所以一夫多妻是合理的。这个比喻,当然让人很不舒服,可是如果你直接斥责他:“这是诡辩!是不当类比!”或者说得具体点,“凭什么说男人是茶壶?”他又会有一堆的歪理等着你。

于是,辩到最后,和大多数人面对诡辩时的情况一样,你悲愤莫名,觉得自己被人耍了,吃瓜群众乐

得看热闹,也不会帮你说话。我们之所以这么痛恨诡辩,不就是因为都有这样的经历吗?

所以说,身处论战之中的人,直斥对手诡辩,其实是最偷懒,也最不聪明的做法。正确的应对,是揭示“诡”在何处。

说回到这个类比。想要揭示出类比的当不当之处,完全可以用归谬的方式,用对方提出的类比,推导出对方自己也无法接受的结论。比如辜说女人是茶杯,每个茶壶都得配上好几个,他的本意当然是齐人之福,可是你先别生气,顺着这个类比想:茶壶为什么要配好几个茶杯?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喝吗?当然不是,通常都是为了方便分享。你看,推到这一步,辜的类比,就显出古怪之处了,你大可以接着他的话追问:“哦,原来女人是茶杯啊!那敢问一句,您家哪几个茶杯是待客用的?”

以上这种反驳思路,就是典型的归谬。诀窍在于,不急着想给对方扣帽子说对方错,而是把对方的错误处一点点地引申出来,让所有人都能看清楚。这样做,不但有效果,还顺带着会有“笑”果,特别合适拿着不是当理说的情形。比如相声里有个段子,甲说:“我37你40,我比你大,因为是先有的37,再有的40。”乙慢悠悠乐呵呵地说:“这么说,是先有的

您……再有的您爸爸?”有没有发现,这个节奏,跟辩论里的归谬是一样的?

这就是合格辩手在遇到诡辩时的本能反应,它跟普通人的反应不同,所以经常也会遇到误解。我就见过有人煞有介事地写论文说,辩论赛会带坏小孩子,理由是“辩手对于错误表现出合意性”,说白了就是“正常人遇到不认同的东西会表现出不爽,可是辩手遇到不认同的东西会表现得很爽,这难道不是件坏事吗?”

这当然不是坏事,因为“对不认同的东西表现出不爽”是本能,但是能够认清自己不认同的东西到底错在哪儿,并且利用归谬的方式,将对方的错误进行充分揭示,让所有人都能听得懂,这是需要特别训练才能具有的本事。应该担心的,不是这会带坏人,而是大多数人因为思维的幼稚,很难达到这个境界,才会误以为扣帽子和打棍子就是辩论,谁表现得更愤怒更激昂谁就能得胜。

总之,辩论是平等的,任何一方都没有资格站在上帝视角指责对方“诡辩”,只懂拿这个惹人反正是露怯。如果你真觉得对方有错,那就应该利用这一点进行归谬,在观众的哄堂大笑中教对方做人。这既是对对手的尊重,也是对辩论的尊重。



周玄毅 青年学者,武汉大学辩论队总教练,行深辩论,偶有所得。

·花草蒙拾· 芙蓉花初开为白色,到晚间转粉红,次日为深红,一花三变,有雅号“醉芙蓉”

芙蓉花开秋水冷

文/蓝紫青灰

霜降之后,芙蓉盛开,一场秋雨一场寒,曾巩有诗说的“芙蓉花开秋水冷”,芙蓉花开在九月,花开之际,秋水渐寒,芙蓉花是一个时令节气的象征,到芙蓉开花的时候,秋天已经很深了。

芙蓉花花期极短,单朵花开只有一到两天,因有诗云:“昨日一花开,今日一花开。今日花正好,昨日花已老。”这首小诗非常明显地说出了芙蓉花的特点。

芙蓉花另有个特点,初开为白色,到晚间转粉红,次日为深红,一花三变,因有雅号为“醉芙蓉”。与同科同属的木槿花朝开暮落不同,芙蓉花不会自落,花朵变红后皱缩为一球形,缀于枝头,远观仍如花状。花开有先后,苞孕有早迟,因此远观一树,白花粉葩红绒球,衬着绿叶深浓,或高过屋檐,或低至台阶,煞是惹眼。

木芙蓉有单瓣重瓣之别。单瓣花似木槿扶桑,有花蕊一根如柱,几与花冠齐,此正是锦葵科木槿属之特点。重瓣花如牡丹,花瓣层叠堆重,花蕊金黄如丝,簇生密集,甚是富丽华贵。有多至四面心者,花形团团几如绣球,又名“转观花”,言其任意一面,皆有花有心,有瓣有蕊,悉为正面,转面观之,莫不如意。

秋赏芙蓉,天高气朗,云淡风轻,愁心未至,诚为佳时。清姿群芳,乃秋色之最佳者。范成大有《窗前

木芙蓉》诗赞曰:“更凭青女留连得,未作愁红怨绿看。”秋天的花也未必一定要与断肠离情有关联,木芙蓉号“拒霜”,自有其风骨在。

种木芙蓉最著名的后蜀孟昶。史书上说当年孟昶在位时,命令成都的城墙上遍植芙蓉,九月间盛开,望之皆如锦绣。孟昶对左右说:“自古以蜀为锦城,今日观之,真锦城也。”锦城原是锦官城,在唐时是说成都府织锦甚多,到这时才指芙蓉花开满的城市。

孟昶那时候,花开若遇秋风秋雨,还要用帷幔遮护。当中原因战乱民不聊生之际,蜀中因未遭兵灾,又不与中原王朝相通,府库积余,米烂陈仓,无一粒进入中原,所以财用充实。长治久安,赋役俱省,斗米三钱。城中的少年子弟,安乐享受,在城里斗鸡走狗,从不出城,分不出地里长的是水稻还是麦子,以为竹笋、芋头都长树上。树落间巷,弦管歌调,酒宴食筵,昼夜相接。

当时蜀国之富,曾令饱经战乱的中原人十分吃惊。宋太祖赵匡胤打下蜀国,得无数财宝,从成都运往开封的大车前后望不到头,运了几个月都没运完。书上载赵匡胤拿着一只用玛瑙、珍珠、珊瑚等七种珍宝装饰的器物,不知是什么,便叫来押运官问,押运官看了货单,才知道是孟昶的夜壶。

其实成都多芙蓉,唐朝就有名了。住在浣花溪畔的才女薛涛曾用芙蓉染诗笺,当时人称“薛涛笺”。乃是剥下木芙蓉的树皮,浸泡出汁液,煮成浆,再加芙蓉花捣的汁,取汁染纸,既免虫蛀,又染颜色。

薛涛笺新鲜有趣,别致高雅,文人常买来分赠亲友。还写诗赞美说:“十样蛮笺出益州,寄来新自浣花头。”这“十样蛮笺”是十种深浅不同的颜色:深红、粉红、杏红、明黄、深青、浅青、深绿、浅绿、铜绿、浅云。感觉在这种用花汁染的粉红浅绿的诗笺上写诗,打油诗都变成了香艳诗。

木芙蓉开时,一树粉花,甚为壮观。《群芳谱》里记载了一个故事:“许智老为长沙,有木芙蓉二株,可庇亩许,一日盛开,宾客盈溢,坐中有王子怀者,言花朵不逾万,客若过之愿受罚。智老乃命厮仆群采,凡一万三千余朵。”

这许智老还真做得出,为了和一个妾人打赌他家的两株木芙蓉花多,多过一万朵,硬是让仆人采尽这两树的花,还一一计数,数出一万三千朵。这得有多闲、多空、多大的气性?采一万三千朵芙蓉花要花多少时间?点清这一万三千朵芙蓉花又要多少时间?

这位许智老是长沙人,家中花园的芙蓉花开得这般茂盛,可知湖南被称为“芙蓉国”是有道理的。